

DONG
YING WO BEI

東瀛我輩

和利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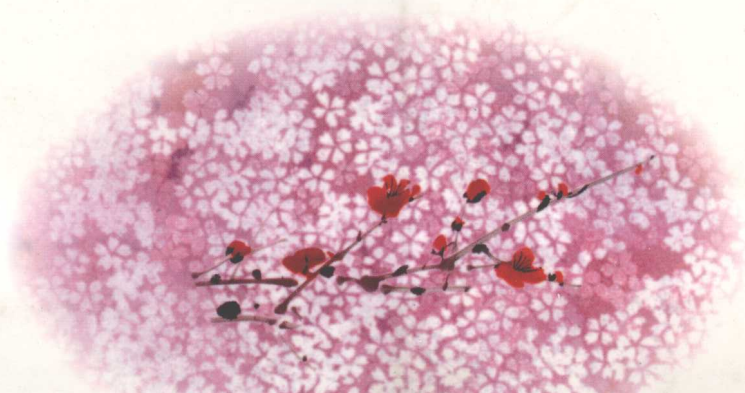
此書係根據日本作家和利所著
《東瀛我輩》一書翻譯而成
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本書係根據日本作家和利所著
《東瀛我輩》一書翻譯而成
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1217

東瀛我輩

小說系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海内外华文女作家小说系列

东瀛我辈

和利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瀛我辈/和利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.8

(海内外华文女作家小说系列)

ISBN 7-02-003081-5

I. 东… II. 和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5686 号

责任编辑:彭沁阳 王培元

责任校对:刘 炜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509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1.875 插页 2

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定价 29.80 元

北京——东京

一架银白色波音 747 客机托起了他的日本梦。

一夜断断续续的睡眠加上两片“乘晕宁”的作用，在舷窗边坐定的他，未待飞机起飞就已经腾云驾雾了……

天上的世界广袤无垠，往日里塞满了凡思尘虑的头脑顷刻间被洗涤一清。啊，人天一色，人宇同体……

不知翱翔了多久，突然一阵喧哗声骤然而起：

“不许动、不许动！全都给我坐下！电影立即给我关掉！这架飞机现已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！在我们与政府交涉的过程中，你们这些人质必须绝对服从我的命令，任何愚蠢的反抗都会危及全员的性命，请不要忘记我们正位于两万米的高空！”

一把乌亮的手枪在被惊得目瞪口呆的乘客面前很潇洒地晃了几晃，那是一张阴森可怖的面孔。他很粗鲁地拉起了坐在近前一个身着高领红毛衣的少女，用那把吓煞众人的黑家伙对准了她的太阳穴，又恶狠狠道：

“谁要是胆敢违抗我的命令，这位小姐性命难保！”

劫机！人质！初次出国、初次乘机，怎么会碰上这样百年不遇的“幸事”？！面对这意想不到的突然袭击，他的睡意被超重量级的惊恐、焦灼、愤怒、无奈取代了。

机舱内的祥和气氛被飞机发动机的噪音吞没了。

这时从前舱过来一个手持明晃晃尖刀的“瘦干狼”，他在“阴

森脸”的耳边嘀咕了几句，“阴森脸”得意地点了点头。

从后面通道走上前来的一位乘客被“阴森脸”厉声喝道：

“回去！没有我的允许一律不准离座儿！”

“我闹肚子，高抬一下贵手吧。”

那乘客苦脸央求，一手捂着肚子，两脚在一拍紧似一拍地倒着。“瘦干狼”的刀尖顶住了他的左胸：

“回去！没功夫跟你废话！”

话音未落，“瘦干狼”握着凶器的手突然像是抽了筋，匕首“哐啷”一声落了地。

“老费，怎么回事？”“阴森脸”脱口问道。

右手僵在半空中的“瘦干狼”，白眼珠往上翻了几翻，嘴巴虽几开几合却无语无声，一副突发性中风的模样。

“阴森脸”刚要对那还不肯退去的“拉稀乘客”施暴，突然也像遭了电击似地自弃枪支，双手抖个不停。

又一个彪形大汉从后面冲上前来，愣是把那位“拉稀乘客”撞了个“前趴虎”，他向那两个人吼道：

“咋回事，咋回事？为什么不按计划行事？这么干买卖不全他妈砸你们手里了么！”

可那两个同伙对他竟置之不理，一个白眼珠照翻不误，另一个双手颤抖不停。

彪形大汉觉得事有蹊跷，凑上前去压低了嗓门说：

“老费、大迟，你们演技高我知道，即兴创作理所当然，可这么没完没了地临场发挥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竟然也定在那儿了。

已经被完全震住、完全吓傻了的乘客们，见此情景更是惊恐万分、无所措手足。“红衣少女”“咚”的一声瘫倒在座椅上，“拉稀乘客”依然趴地不起，凝固了的机舱内响起了一个小男孩儿“哇哇”的大哭声……

这时，一位花白头发、面色红润、虎背熊腰的先生，沿着通道点头哈腰地走上前来，面对乘客们拱手抱拳：

“对不起、对不起！惊扰了诸位！我是豪放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导演，我们正在机内拍片，为了追求逼真效果，事先没跟各位打招呼，失礼、失礼！抱歉、抱歉！”

“看这意思咱们这乘客里有气功高手，要不我们的‘空中卫士’还没登场，‘劫机罪犯’怎么就被缴械制服了呢？请帮忙给我们这两位反角演员和摄影师消消功，拜托了、拜托了！失礼、失礼！抱歉、抱歉！”胖导演一面连连道歉，一面不住地作揖鞠躬。

在人们终于明白了这不过是虚惊一场而豁然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一种被耍弄、被欺辱的愤慨骤然而生，机舱内一下子开了锅。那“红衣少女”突然一跃而起，小脸憋得通红，一甩头上哪吒辫，厉声喊道：

“缺德冒烟儿！拍片？逼真？又枪又刀地对着人瞎比划，魂儿都被你们吓掉了，光赔个不是就想混过去？哪位是气功高手先生？求求你千万别轻饶了这些罪犯！”

“赞成！对‘劫机罪犯’决不能心慈手软，不然哪儿能拍出逼真来呢！”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的“拉稀乘客”高声附和着往前面的洗手间去了。

一位相貌端丽、留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乘客站了起来，像在法庭上质询犯人似地对那一小撮儿怒目而斥：

“你们这样无视人权的法盲还配拍片？你们集了多少制片费，付得起这几百人的精神损失赔偿费吗？”

“对，同意经济索赔！”

“应当严惩不怠！”

一时间，斥责声、抗议声、叫骂声此起彼伏，压过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。

黄豆粒大的汗珠儿接二连三地 from 红胖导演的额头滚落下来，他变得张口结舌、语无伦次，活像只“过街老鼠”。

乘客中又站起一位相貌堂堂、鼻梁通天的男士，他用极通达、极公正的语气开口道：

“各位诸位！我完全与大家同样心情，对他们这种无视人权、无视法律的做法，我表示极大的愤慨！”

“作为艺术家，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居然采取如此缺乏常识的蠢举实在令人费解、遗憾！”

“不过，为了迎合当今一部分观众的胃口，为了达到哗众取宠、标新立异、一鸣惊人的目的，他们这样不择手段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嘛，对吧？各位！”说到这里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还顺手理了理他那已经打得十分贴当、很显华贵的绛紫色领带，又接着说：“我以为，各位同机共乘之士绝非等闲之辈，皆系鹏程万里国家栋梁之才，想必君子海量不会与愚人一般见识。如今哪行哪业也不容易，看在同胞的份儿上，我建议原谅他们的初犯，咱们中国的阶级斗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嘛！”

众人被这位衣冠楚楚、风度翩翩、绅士模样男子的一番有理、有力、有节的即席发言，说了个火消气散、心服口服。

红胖导演绝处逢生，作揖抱拳，千恩万谢，发誓要深刻反省，为了表示由衷的歉意遂向各位赠送了新潮圆珠笔。

“各位女士、小姐、先生海涵！此笔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之最新名优产品，为各位压惊、解闷、消遣！”

他，自然也得到了一枝。的确没见过，笔杆部分的透明液体中，有个身着“比基尼”泳衣在游动的女郎。摆弄了两下后他立马发现了新大陆，原来这笔一倒过来时，“浪头”会为这脉脉含情的女郎脱尽泳装！

机舱内完全恢复了一派祥和的气氛。

随着一曲悠扬、动听的仙乐，紫雾祥云之中，李铁拐身背宝葫芦，钟离权手摇蒲扇，韩湘子驾着鹏鸟，吕洞宾身佩宝剑，张果老骑着毛驴，蓝采和托着花篮，曹国舅提着口袋，何仙姑乘着白鹤飘飘而来，悠然东去……

电影屏幕上出现了一家酒业公司的广告：

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

“小姐，您喝什么饮料？”推来饮料车的空姐问。

“热咖啡，加点奶，再加一块方糖。”跟他隔一个空位的邻座、正捧本日文小书在孜孜不倦阅读的小姐用甜甜的中国语应道。

“先生，您呢？”

“热咖啡，不加奶、不加糖。”他答。

他放下前面座背上的折叠桌，把喝了一口的咖啡放在小桌上，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海蓝色封皮的大笔记本和铅笔、橡皮，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写起了自己新旅程的日记。

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一幕幕，经他几勾几描，“阴森脸”、“瘦干狼”、“红衣少女”、“拉稀乘客”、彪形大汉、红胖导演、“法通小姐”、“善言男士”，还有八仙过海，全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那日记本第一页的白纸上……

“有红烧鸡和烧牛肉两种，您需要什么？”推来了餐车的空姐问道。

“鸡。”他接过份饭，这是他第一次见识飞机上的饭菜。嘿，挺热闹，一小盒米饭加红烧鸡块、一小碟生菜、一个小面包、一小块黄油、一小包草莓酱、一小块甜糕、两小块罐头水果。没什么新鲜的，都是他的家常便饭。虽是家常便饭，也得讲究个吃法吧。

他取出湿手巾纸慢慢擦着手，眼珠悄悄地向邻桌溜了过去。

那是一双纤细、白嫩、被深蓝色毛衣的长袖裹着半截、显得更袖珍了的一双手。只见那左手拿起一个小面包，右手灵巧地用那把塑料餐刀切开面包，把黄油的一角切下来抹到面包里。原来如此，这把小刀是干这个用的。他也“照猫画虎”地拿起那把小刀向那个还不足他两口的小面包切去。他尽量放慢了咀嚼速度，一样一样耐心地品尝着。

午餐后，邻座和他都点了“茉莉花茶”。空姐来收餐具时，邻座帮他接过来递给了空姐，他向她道了声“谢”。

“请问，你是去日本探亲，还是上学？”她开口问道。

“上学。”

“是上大学？”

“我是先上语言学校。”

“大学”那两个字使他尴尬，令他狼狈，叫他脸上发烧。

“学校在东京？”

“对，在新宿。”

答话时，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面前小桌上的纸茶杯。

“你呢？”他没想到居然会对陌生女孩冒出疑问句。

“我家住东京，我是从大陆旅游回来。”

“华侨？”

“噢，是的。”

“去了哪儿？”

“上海、杭州、北京。可惜寒假太短了。”

“一个人？你是高中生？”

他第一次侧过头向她望去，那一瞬间，晶莹剔透、小巧玲珑、冰清玉洁、白璧无瑕、清灵秀逸、美玉天成……一大串儿锦词丽语不由地闪过了他的脑际。

怎么回事？过去你可从没有这么“文学”过！

她笑了，笑得好甜：

“谁家父母会让高中学生一个人出国旅游？”

“对不起！我不会相面。”他知道自己问得冒失了。

“这次旅游真长见识，原来去过的几个城市全都变了样，国内这几年的发展速度真是惊人！”

“有不适应的地方吗？”

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：

“大街上的行人为什么都无视红灯？……公共厕所为什么要设门神？……小学校门口为什么总是围着一大群家长？”

好厉害！他后悔不该“引火烧身”。

扩音器里传来空姐的声音：

“现在飞机已经飞行在日本的领空，在飞机的左前方，您可以观赏到日本民族的象征——富士山。”

“真快！才两个小时，就能看见富士山了？”

“你知道那山的造型吧。”

“当然，不就像个相扑士脑袋上顶了块儿餐巾么。”他居然幽默了一默。

她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从小到大她不知听过看过多少对富士山的描写和赞颂，可像他这么生动形象的却还是头一回。

他从舷窗望过去，在骄阳的辉映下，在连绵起伏的群峰中，富士山显得格外挺拔、俊俏、壮美，他后悔自己的比喻过于玩儿闹了。

“我叫‘梁雅’，请多关照！”她递过来一张名片。

他看那名片上写着：

东邦美术大学 油画专攻 梁雅

不禁暗道，看不出人家已经是个大大学生了呢。

“我叫‘祝一桥’，祝贺的‘祝’，一二的‘一’，桥梁的‘桥’，也请多关照。你是学美术的？”

“对。但是不一定有你那两下子啊。”

真叫班门弄斧！一向最忌显山露水的他，下意识地把那本蓝皮《小画日记》往身后推了推。

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成田机场。

祝一桥和梁雅提上行李准备下飞机时，他发现她的身高正好平着他的唇线，她的秀发丝丝闪闪像一道小小的阳光瀑布，她的侧影使他的右手食指不由自主地在仔裤上暗暗勾勒起来。

他俩一起下了飞机，一起办了入境手续。她的一只小皮箱最先被传送带运了出来，他的行李却迟迟不见。

“大概你是最早托运行李的吧，先托的装在最里面，出来的自然慢。”她说。

“噢，还有这学问。你先走吧，别让接的人着急。”

“那好。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祝一桥看她那步态好轻盈，宛如一阵春风，又好比一只小鹿，他长到今天还从未遇见过这么有牵引力的女孩。

“一桥！”

“岩哥！”

一桥激动地和表哥严岩拥抱在一起。松开手，严岩上下打量着表弟：

“嘿，土隔两年不见，当刮目相看喽！个儿比我还猛了，是个大小伙子的意思了！”

“嘿嘿，岩哥你一点也没变！”

他的岩哥一如既往，黑红、实块儿、寸头、夹克、仔裤、“耐克”球鞋，博士生兼运动健将的模样。

就在和表哥说话的时候，一桥忽然看见刚才那位“善言男士”和红胖导演一行被几位西服革履的日本人迎走了。

怪了，怎么看怎么觉得那位“善言男士”好像和电影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的某某某有什么瓜葛似的。

“大哥哥，你们是北京人？你会说日语吧？”

过来和严岩搭话的是那个“红衣少女”，她一脸焦急神色。

“是啊。怎么，有事儿？”严岩点头应道。

“我的经济担保人还没找到，他说好了来接我。这是他的携带电话号，可我不会说日语，你能帮忙问下么？”

“没问题，老乡嘛。”严岩接过名片抓起旁边的公用电话，“叽里呱啦”一通儿日语。

“小妹妹，你的保人飞鸟真司早到了，因为‘下痢’蹲茅房呢，马上就来。放心吧！”

“红衣少女”转忧为喜连连道谢。不一会儿，就被一位急急而来、手持玉照的中年男士给接走了。

“嗨，日本的地铁都修进机场来了！大门不出就能上车，发达得这样！”一桥不无赞美地说。

“这不叫‘地铁’，是电车，出了机场就上路面去跑。日本最发达、最便利、最准时的就是这种轨道电车。”

他们乘京成线特急电车一小时后到达了上野，又转乘都内环行的山手线，二十分钟后到了新宿。上野、新宿这两大电车枢纽站一溜儿排开的站台，来来往往着不同颜色、不同路线、不停启动的电车，车站大厦内的卖店、过客、广告令一桥大开眼界。车站外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层大厦，五光十色、争辉斗艳的霓虹灯，也使一桥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。

在新宿站换乘京王线电车十几分钟后，他们出了樱上水站。步行了七八分钟，严岩指了指前面的一个小院：

“到了，你我的日本家。”

一桥跟着表哥进了院子。我的奶奶！这院子里横车竖辆的，哪有下脚的地方！再往里的过道就更窄了，得侧身行进！他原以为日本除了高楼大厦就是花园洋房，一定是个未来世界的模样。如不是亲眼所见，他绝不会相信在刚刚见识的高楼大厦下面竟会有这样的“虎穴狼窝”！

严岩把箱子靠在门旁，伸手拉开了房门。

“岩哥，走这么远，你连门儿都没锁？”

“一屋子回收垃圾，哪儿有锁的必要。脱鞋，进屋！”

趁表哥转身去冰箱拿饮料的工夫，席米（“榻榻米”）而坐的一桥把小屋里环视了一圈儿：四张半“榻榻米”的大小，马粪纸色的墙，没椅子、没床、没被卷，大电视、小冰箱、中音响、书架、炕桌是全部家当。屋中只有两张“榻榻米”的空地，若想睡三个人都得擦起来一位。看得出表哥为他的到来特意做了一番扫除。

“一桥，喝茶。”严岩递过来一大瓶茶和一只玻璃杯，又说：“往后这打扫卫生的重任又落到了你的肩头，放心没人来贴小红旗，用不着把被单、枕套全都里儿朝外。”

哈哈！岩哥什么都记得，连当年指使他这小勤务兵干的那些糊弄大人的把戏。跟岩哥在一起至少能多活十年！

哟，这厕所比咱那火车上的竟还节省地方，再胖点真有进不去的危险！嘿，这水箱扳把处还标着“大”和“小”，可以根据“内容”控制水量。日本人多细！

晚饭他们是在家门口商店街的一家小饭馆里吃的，岩哥点了三菜一汤，说是为一桥接风。一盘糖醋虾仁还马马虎虎，一盘炒肝尖简直是糊弄局，一盘炒圆白菜里居然尽是大梗子。一桥有些不解地问：

“这儿的人到底是粗，还是细？”

“这儿没有神话，同样是‘十人十色’。”严岩答。

晚上十点多，严岩拎起一只装着脏衣服的塑料提筐，带表弟去公共浴池洗澡。一路上挺热闹，他们先是遇上了一个推小车、吆喝着卖烤白薯的老人，又遇上了一个吹小喇叭、卖拉面的男人，还遇上了一队敲着梆子一起喊“注意防火”的街道防火员。

正在东张西望看新鲜的一桥，突然发现前面路边一个公用电话旁有个女孩像是在摸泪抽泣。走近一看，啊，竟是那“红衣少女”！

二

“小妹妹是你！受什么委屈了？”严岩上前问道。

见是在机场热情相助的老乡大哥，“红衣少女”更是悲伤、委屈，泪珠串落。

“别哭、别哭，咋回事儿？”

“我、我，我今晚没有住的地方了。”她哽咽地说。

“你的保人呢，那个飞鸟没给你安排好住处？”

一听问到保人飞鸟，她更是委屈得说不上话来：

“他、他、他……”

“他出车祸了，还是得急病了？”

她连连摇头。

“他是色狼一匹，对不对？”

她使劲儿点头，抽噎着说：

“他给我准备好了住处，但是和他同居！他在纸上写‘無理無’，意思是不是不无理？一方决定同居，算是无理，还是有理？日语我不明白，可同居我不糊涂。”

“于是，你就成了马路天使？‘無理’的意思是勉强，‘無理無’是不勉强，虽然意思有点偏差，你的账算得挺清楚。”

她的哭声变小了，可泪珠还在不停地滚向腮边：

“大哥哥，你们帮帮我吧！”

这囡的境遇不能不让人同情，何况她是咱老乡！

“你要是宁折不弯，我倒愿意帮助你，可你这小姐身子能受

得了丫环罪么？完全从零开始，完全一贫如洗啊。”

“兔子窝我也能住！什么罪我都能受，就是不卖！”

“嗯，是条硬汉！你要是信得过，就跟我们走吧。”

“大哥哥，我信你！”她立马应道，“可我的行李还在飞鸟那儿，能不能帮我去取一趟？”

“走！”素有“武松”之绰的严岩，此番路见不平哪有不拔刀相助之理！他不管不顾地拍了胸脯。

帮助“红衣少女”，一桥自然赞成，可家里那份拥挤程度又不能不让他担心，总不能男女擦在一起睡吧？

在去取行李的路上，他们知道了她叫“林燕”。严岩还特意询问了飞鸟真司住房里的情况。她带着他们进了一幢巧克力色的公寓楼，敲开了407室的房门。

飞鸟真司身着浴衣出来开门，见林燕后面跟着两个小伙子不由地显出惊讶、意外的神色，他一把拉进林燕就想关门，却被严岩揪住了门柄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，怎么可以这样无理？”

“我们是跟林桑来取行李的。”

“取行李？你们有什么权力取她的行李？”

“我们是林桑的老乡，是受她委托而来的，她决定不住你这儿了。”

飞鸟真司这时已认出是在机场见过面的小伙子：

“你们想把林桑带到哪去？我是她的经济担保人，是我花钱保她来的，我得对她的安全负责，对她的家长负责！你们如果无理取闹的话，我要请警察来跟你们讲话了。”

“对，你是她的经济担保人，但哪条法律允许你这个‘保’法？叫警察？劳驾你了！我们正想请警察来断一断你这样‘無理無’的保人是合法，还是违法呢。”严岩毫不示弱。

飞鸟真司一听此话知道来者不善，马上变了个口气：

“警察就不必惊动了吧，有话可以好好说嘛。”

“深更半夜的没工夫跟你说话，想说话你可以上学校找我，随时奉陪。”严岩边说边向飞鸟真司亮出了东工大大学院博士生的学生证。

飞鸟真司一看此人果非等闲之辈，事情闹大了反而不好收拾，不如暂取缓兵之计，再谋万全之策。于是放开林燕，眼睁睁地看着她取上行李跟着那两个小伙子走了。

林燕高高兴兴地跟着两位大哥哥来到了大和庄，一进门她又傻了，手里的旅行包“咚”的一声掉落在地上，小脸“刷”的一下变得通红。这巴掌大的地方让她睡哪儿？她想象中能睡的厨房呢，只见放着一只小冰箱，连两个人都站不下！她用惊恐、警觉的目光盯着面前的老乡。

严岩故意视而不见，从壁橱里取出一套被褥放在“榻榻米”上说：

“今晚你就睡这儿，我们到朋友那儿睡去。这楼上正好有间空房，明天再带你去找房东商量。”

原来如此！在林燕后面帮她提着大皮箱的一桥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林燕更是转惊为喜，但又转喜为忧：

“给你们添了这么大麻烦……”

“小妹妹，别客气了！谁让咱们是老乡呢，怎么也不能让你睡马路啊。折腾一天了，一块儿去公共浴池洗个澡解解乏吧。”

严岩带一桥和林燕来到了“銭湯”（公共浴室）。

公浴的旁边是个洗衣机房，里面放着五六台洗衣机和三台烘干机，其中的几台在“轰轰隆隆”地运转着，却没人影。严岩把提来的脏衣服往台空洗衣机里一倒，放进一小包洗衣粉，再投了两枚百元日币，洗衣机就开始注水，他把塑料筐往那洗衣机上一